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九九〇年代澳洲外貿政策之調整

doi:10.30390/ISC.199312_32(12).0002

問題與研究, 32(12), 1993

Wenti Yu Yanjiu, 32(12), 1993

作者/Author：丁永康

頁數/Page： 11-2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九九〇年代澳洲外貿政策之調整

丁永康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澳洲作為一個大洋洲國家，傳統上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聯繫並不密切。由於其獨特的地緣位置、歷史文化背景及人文景觀，她的國家屬性自我定位為屬於西方國家，卻遠離西方權力中心。從全球觀點而言，她自視為一個與世界強權（以前是英國，現在是美國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中等權力」(middle powers) 國家；^①同時也是南太平洋地區的強權。^②

澳洲目前有人口一千七百萬，面積七百多萬平方公里，自然資源極其豐富，金融與商業及旅遊業等社會服務業較為發達。由於澳洲國內市場有限，出口行業成為澳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門。過去是農業與資源產品的出口，現在是服務業與旅遊業。九〇年代初席捲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衰退也不例外地襲擊著澳洲。澳洲政府目前財政有巨額赤字與外債高居世界第三位，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一。儘管目前澳洲經濟景氣，因爭取到公元兩千年奧運，已逐步走出谷底，然而復甦速度卻異常緩慢。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經格局的急劇變化，目前基亭(Paul Keating)政府在全力加速將澳洲融入成為亞太地區國家，積極參與本地區的政經活動，俾便分享亞太地區的經貿成長的利益。^③

註①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Carlton,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122.

註② J. P. Schlegel, SJ, "Patterns of Diplomacy: Canada and Australia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30, No. 1 (1984), pp. 7~18.

註③ 參見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Australia and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Accelerating Chang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2)。以及 Ross Garnaut, *Australi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9)。

吾人將從下列幾方面來分析一九九〇年代的澳洲外貿政策之調整：(一)澳洲對國際環境變遷的認知；(二)聯盟的外貿政策取向；(三)多元化的國家角色；(四)結論。

二、澳洲對國際環境變遷的認知

澳洲是一個中等強權，她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位置遠離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核心之外，她沒有改變國際環境的能力，但是澳洲產、官、學界對國際政治經濟變遷的掌握卻是相當敏銳與精準。如何順應世界潮流，擬訂新的外交貿易政策，俾便符合澳洲的國家利益，澳洲決策者的表現是一流的。目前澳洲外貿部長艾文斯(Gareth Evans)在一篇探討「澳洲外交政策：在變遷世界中的優先秩序」(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的文章中指出，澳洲的外交決策過程的基本考慮因素有三：(1)精確地辨認可感知的國家利益，如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被視為優良國際公民等等。(2)評估追求這些利益的有利時機，不僅考慮調動有關的國家資產——經濟、政治、與軍事或其他任何資產；而且還考慮國內外的制約因素。(3)戰略設計與管理，決定國家利益的優先秩序以及達成它們的現實機會。^④

事實上，澳洲外交經貿政策的調整，早於工黨的霍克(Robert Hawke)政府一九八三年執政之初就開始了，他比任何前任的政府更關切貿易，他將貿易政策導入外交政策，放棄過去人為的將兩種政策加以區隔。^⑤並將外交部與貿易部合併為「外交貿易部」。同時他將外貿政策取向作了原則性的轉向亞太地區。一九八九年霍克政府的外貿部長艾文斯又對澳洲外交政策作了具體的闡述。艾文斯提到面對變遷的國際環境，澳洲特別敏感。因此，要創造比以往更多的與積極的參與機會，特別是有關亞太地區的經貿活動以及國際多元性議題的活動。職是之故，八〇年代末期與九〇年代初期的國際環境的劇烈變遷，對九〇年代澳洲的外貿政策的調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年代。^⑥茲將澳洲對國際環境變遷的重大認知分述如下：

(一)亞太動力主義(Asia Pacific Dynamism)：國際上與澳洲都認為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成長最具動力與潛力的地區，這是當前與未來二十一世紀世界的重大發展。^⑦誠如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世界經濟重心

註④ Gareth Evans,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Australian Outlook*, Vol. 43, No. 2 (Aug. 1989), p. 1.

註⑤ *Ibid.*, pp. 9~10.

註⑥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 321.

註⑦ *Ibid.*, pp. 12~14.

已逐漸由大西洋沿岸移轉至太平洋地區。⑧此話應驗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二十世紀初的預言：「地中海是過去之海，大西洋是現在之洋，太平洋是未來之洋。」⑨國際上其他名學者如季辛吉、布里辛斯基、杭廷頓等人也都認為二十世紀將是太平洋主導的世紀。⑩因此，如何促成及實現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之構想與倡議，一直為澳洲所重視，深恐無法及時融入亞太地區，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有損本身的利益。

艾文斯外貿部長舉一九八八年為例，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國家的全部國內生產平均成長百分之七，出口成長百分之十四點五。東北亞生產總值的擴張由過去三十年前是北美地區的四分之一弱，成長到今日是全球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⑪因此，太平洋地區已逐漸成為世界生產的重心。艾文斯認為亞太地區經濟動力成功的因素有下列幾個原因：(1)相對的政治穩定；(2)勤奮工作與日益增長具有良好教育的勞動力；(3)高儲蓄及投資率；(4)健全的經濟管理；(5)實質的意願從事快速的結構變遷；(6)利用西方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難得機會與優良技術等等。⑫

吾人從兩個表亦可證明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的果實。表一所顯示的是環太平洋地區各國(除了汶萊外，全是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國家)的實際經濟增長率。⑬表二所顯示的是亞太幾個國家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之全國生產、農業、工業、製造業年平均增長率之比較。⑭

(二)區域主義(regionalism)、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是互補的而不是對立的發展：⑮世界貿易體系正在迅速走向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是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從一九八六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至今已七年尚未結束。目前正在進行最後的談判(今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是最後的期限)。另一方面是目前世界上成立了許多區域性的經濟組織，這些區域性的經濟組織的結構和發展層次差異性很大。不過主要

註⑧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83.

註⑨ Owen Harries, "The Coming Dominance of the Pacific,"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88, p. 124.

註⑩ Owen Harries, *op. cit.*

註⑪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p. 121 ~ 122.

註⑫ *Ibid.*, p. 122.

註⑬ 馮承柏主編，亞太地區經濟關係與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六頁。

註⑭ Richard H. Snape, Jan Adams and David Morga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3), p. 232.

註⑮ *Ibid.*, pp. 1 ~ 11.

表一 環太平洋地區各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

單位：%

年度 國家 地 區	1965~73	1973~83	1985	1986	1987	1988
日 本	9.8	4.3	4.9	2.5	4.7	5.7
美 國	3.2	2.3	3.4	2.8	3.4	3.8
加 拿 大	5.2	2.5	4.6	3.2	4.0	4.5
澳大利亞	5.5	2.8	4.6	2.7	3.7	
紐西蘭	3.7	0.8	2.2	0.8	2.4	-0.2
南 韓	10.0	7.3	7.0	12.9	12.8	12.2
中華民國	9.2	8.0	5.1	11.7	11.9	7.1
香 港	7.9	9.3	-0.1	11.8	13.5	7.5
新加坡	13.0	6.0	-1.6	1.8	8.8	11.0
泰 國	7.8	6.9	3.0	4.7	8.4	11.0
馬來西亞	6.7	7.3	-1.0	1.2	5.2	8.1
菲 律 賓	5.4	5.4	-4.2	1.5	4.7	6.6
印 尼	8.1	7.0	1.9	3.2	3.2	3.6
中國大陸	7.4	6.0	23.2	13.5	16.8	11.2

註：1965~1983年為各國GDP增長率；1985~1988年，日本、美國、南韓、中華民國、中國大陸為GNP增長率，其它各國為GDP增長率。

資料來源：1965~1983年各國GDP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1988年數字引自日本通產省通商白皮書，1989年版。

表二 幾個亞太國家從1980~89年生產年平均成長率（%）

	GDP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服務業
中國大陸	9.7	6.3	12.6	14.5	9.3
印 尼	5.3	3.2	5.3	12.7	6.6
菲 律 賓	0.7	2.0	0.8	0.5	1.2
泰 國	7.0	4.1	8.1	8.1	7.4
馬來西亞	4.9	3.9	6.5	8.0	3.9
南 韓	9.7	3.3	12.4	13.1	9.1
中華民國	8.1	1.3	8.1	n.a.	7.8
新加坡	6.1	5.7	5.0	5.9	7.0
香 港	7.1	n.a.	n.a.	n.a.	n.a.
日 本	4.0	0.4	5.2	6.7	3.2
O E C D	3.0	1.3	2.2	3.3	3.1

※(1)工業包括礦業、建築業、電力（水力和火力）；

(2)中華民國的資料取自亞洲開發銀行（1981~90）；

(3)n.a.:無法取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91）報告及亞洲開發銀行（1990）報告。

有三個，即「歐洲單一市場」及「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從區域性經濟體的建構趨勢來看，這是當前世界各地緣經濟體合縱連橫發展出來的一種自衛圖存的生存模式。到底將來的世界政經格局是全球一體呢？還是以地緣來割裂成幾個經濟集團呢？得觀察「歐洲單一市場」及「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未來幾年的實際運作情況，以及今（一九九三）年底「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是否能解決工業國家關於農產品開放的歧見而定。

對澳洲而言，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過程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兩者對澳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澳洲爲了避免被孤立，主動於一九八九年倡議成立開放式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積極參與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同時，關於農產品的談判，澳洲也於一九八六年八月主動發起籌組有關農業出口國家的「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

(三)冷戰的終結：一九八九年以來，僅僅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國際形勢發生了令人眼花撩亂的劇烈變化。即使是目光銳敏、知識淵博的國際問題觀察家，也驚呼形勢發展太快，對前景不敢妄加推測。現在形勢仍在發展中。澳洲外長艾文斯認爲三個月子確定了冷戰的終結。(1)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的柏林圍牆在布蘭登堡大門的倒塌，德國統一了。(2)是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正式宣佈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不再敵對。(3)是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華沙公約組織正式宣佈解體。^⑤

隨著美蘇兩極體系的解構及後冷戰時期的驟然來臨，世界各個強權，如蘇聯、中共及日本的領導人，紛紛爭相倡議建立符合其本身國家利益的國際新秩序，但都未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切。直到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波斯灣戰爭期間及其後，一再倡議要建構「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它的內涵是美國與其他主要國家，以共同協作的方式，來嚇阻侵略、達成地區性的穩定、繁榮以及和平。根據這個新方式，大家共同分擔承諾，建立一套制約彼此關係的原則，給這個世界帶來希望。這套原則是和平解決糾紛、團結一致對抗侵略、削減及控制軍備、及公平對待所有民族。^⑥

冷戰的結束，整個國際政治的結構開始重新建構，地緣經濟有取代地緣政治的趨勢。對澳洲而言，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前提下，支持美國的世界新秩序；同時以發展地緣經濟爲先機，脫歐歸亞，向南太平洋地區、東南亞與東北亞發展睦鄰政策與強化經濟的競爭力與建立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機制乃是當務之急。

(四)新的國際主義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出現：澳洲政府認爲東西方冷戰對抗的結束，有一個最明顯的成果就是聯合國成爲國際舞台的中心。^⑦澳洲一向支持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各專門機構的工作，除了積極參與其中的活動外，且曾擔任許多聯合國機構的工作，如安全理事會。在後冷戰時期，澳洲更積極介入聯合國的活動。聯合國第一個急迫任務就是處

註⑤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p. 4-8.

註⑥ George Bush, "Remarks a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War College in Montgomery, Alabama, April, 13, 1991,"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ation*, Vol. 27, No. 16 (April 22, 1991), p. 432.

註⑦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p. 8-12.

理波斯灣戰爭。澳洲以其傳統的優良國際公民及其理性與世界利益的認知，支持聯合國對伊拉克的軍事制裁，而不是根據美國的認知。^①澳洲曾多次在「人權協會」擔任委員，一九九一年再度連任三年。過去澳洲曾提供貸款、人力和設備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除了分擔所屬經費外，更提供額外捐款。此外，澳洲亦全面參加聯合國的社會發展、反毒、裁軍、限制核武與化學武器，以及太空探測的工作；承認國際法庭的裁決，並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法律。^②在維持國際和平方面的貢獻，澳洲政府在聯合國的名義下，派出一名澳洲少將山德森(John Sanderson)及五百名通訊部隊加入聯合國和平部隊協助「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uthority in Cambodia)。^③

三、聯盟的外貿政策取向

一般而言，澳洲的國際關係的地誌(topography)是比較重視務實、相互依存、多邊體系，而比較不重視意識形態。^④根據艾文斯部長及葛藍特(Bruce Grant)的著作澳洲外交關係：在九〇年代的世界(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之分析，無論是傳統或現在的實踐經驗，澳洲外交政策取向都是聯盟取向。而採取聯盟的態度是由過去的被動受邀，轉為主動的倡議來建立聯盟。^⑤

傳統上，從英國一七八八年開始殖民澳洲，到澳洲成爲獨立國家(一九〇一年)，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澳洲都依附在大英帝國外交政策的光環之中。^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政治軍事上，澳洲開始加入以美國爲首的圍堵共產主義的同盟組織，例如：一九五一年與美國、紐西蘭建立「澳、紐、美安全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簡稱ANZUS)。一九五四年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SEATO)。在經濟上，澳洲於一九六一年加入由二十四個工業發達的國家所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

註① Australian, 5 February 1991, p. 5.

註② 澳洲外交及貿易海外資訊處及澳洲台北商工辦事處聯合編印，澳洲簡介(台北：澳洲台北商工辦事處發行，一九九三年)，第一八、一九頁。

註③ Stewart Firth, "Problem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July 1991—June 199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39, No. 1 (1993), pp. 10~11.

註④ Gareth Evans, *op. cit.*, p. 1.

註⑤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p. 15~31.

註⑥ *Ibid.*

展組織」等等。^⑤

從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澳洲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加入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這個集團是由十四個國家所組成，澳洲是此集團的領導者。^⑥在這次烏拉圭回合農產品貿易談判中，凱恩斯集團的主張是先實施短期改革規劃，再進行長期規劃。短期規劃要求逐步減少政府對農業的支持，為此將制定一種生產補貼等量標準。對政府支持進行測定，這一步需要十年的時間。然後再進行長期規劃，長期規劃設想取消所有對農業貿易的限制和補貼，並把農業貿易納入關貿總協定的監督和解決爭端機制。基本上，凱恩斯集團的政策主張是介於美國與歐洲共同體之間，而比較傾向於美國。^⑦

四、多元化的國家角色

根據艾文斯外貿部長及葛藍特對澳洲九〇年代外貿關係的分析，以及在澳洲政府改採主動出擊的方式，建構利己利人的聯盟政策取向，吾人認為澳洲的九〇年代的國家角色是多元化的。茲分析如下：

（一）南太平洋區域的領袖及對話的夥伴：澳洲是全球的一個中等強權，但卻是南太平洋地區的大國。此角色的重點在於說明對南太平洋地區，澳洲有責任作為此區域的領袖。澳洲和「南太論壇」（the South Pacific Forum）的夥伴們已發展一種「建設性的承諾」關係。這項重要的政策承諾，雖然澳洲有較大的幅員和經濟實力，但澳洲應在區域夥伴關係架構之下，而非藉用支配力量進行區域工作。澳洲認為，南太平洋不是澳洲的勢力範圍，或是較大西方聯盟利益的監護人。澳洲盼望進行親密、信任與基礎深厚的雙邊關係，並盼望藉著經濟發展及共同戰略與安全利益共識的鼓舞，以促進地區的安定。^⑧

澳洲是南太平洋地區的一部分，不是一個外國（not an external power），並希望是個有益的鄰居，預備好運用其資源為共同的利益而奉獻。澳洲以建設性的態度從事承諾，但以低姿態從事地區發展，並尊重南太國家體制的獨特性，是確保長期追求此地區重大安全利益的唯一方式，在此建設性承諾的架構之下，澳洲已將它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關係列為特別優先。一九八七年有關兩國關係原則的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以及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巴新與澳洲部長論壇（PNG-Australia Ministerial Forum），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新架構，藉此以管理澳洲和巴新共同的政治戰略及經濟利益。^⑨至於對鄰近的國家，亦倡議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區域內及國內衝突的責任。如：對柬埔寨內戰、印尼「東帝汶」（

註⑤ Ibid.

註⑥ 這十四個國家是：澳洲、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匈牙利、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及烏拉圭。

註⑦ 何澤榮主編，面對敞開的國門——關貿總協與中國經濟（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六一頁。

註⑧ Gareth Evans, *op. cit.*, p. 7.

註⑨ Ibid.

East Timor) 事件的干預及南太平洋「無核區」的建立等等。

(二)有效用的中等強權 (an effective middle power): 國際上關於中等強權並沒有一個共識的標準。大致上以國民年平均所得、人口多寡、軍事能力、面積大小以及其他國家的認知而定。^②中等強權外交 (middle power diplomacy) 想在國際政治與經濟, 甚至軍事議題上發揮影響力, 得根據不同議題籌組同心聯盟國家。^③例如: 澳洲在全球與地區性事務方面, 致力於為世界剷除化學武器; 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架構下, 籌組凱恩斯集團, 以削減農業產品補助; 對柬埔寨和議的貢獻; 在南太平洋地區發展上所扮演的公正中間人與催化劑的角色; 在亞太地區倡議籌組 APEC 及領袖高峰會議……等等。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 當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主席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 宣佈澳洲雪梨 (新南威爾斯州首府) 為公元兩千年奧運主辦國。新南威爾斯州長費希 (John Fahey) 認為此舉對所有的澳洲人帶來轉捩點。長期以來政府想提振澳洲蕭條的經濟, 都苦無對策, 澳洲贏得兩千年奧運的舉辦權, 估計將會為澳洲帶來九十億澳元 (相當於六十億美元) 的收入, 為澳洲增加十五萬六千個全職與半職的工作機會, 以及可以吸引一百四十萬觀光客。^④顯示澳洲這個中等強權, 在全球與區域性事務上, 常能有效運用其影響力, 使其在國際社會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三)作為優良的國際公民 (a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澳洲扮演國際優良公民的角色, 一向為國際社會所稱道。她在這方面所獲得的國際聲譽及國家尊嚴的利益是無形的, 不像在地緣政治與戰略以及經濟與貿易等方面的利益, 是直接而明顯的。國際優良公民的聲譽, 反映於國際互相依存的社會及正出現的全球主義的問題上, 諸如: 環境污染、愛滋病、人權、販毒、難民、人口成長、債務等問題。澳洲對如何解決這些全球性的議題上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上述諸多議題中, 澳洲特別強調人權。這反映出澳洲非常關注維護及伸張人權的國際標準。澳洲積極的譴責違反人權的事件與國家。如對中共「六四天安門事件」、印尼「東帝汶事件」的譴責。今年十一月澳洲政府正式給予六四事件前旅澳中國大陸近三萬名留學生及眷屬的人道居留權。

國際優良公民也許最好被形容為一種開明的利己主義之行爲, 是一種理想的現實主義之表現。^⑤例如, 澳洲的難民計畫, 表現它對人道主義的問題如何關心, 在過程中也為它獲得了人力資源和技藝, 這對其經濟與社會都有助益。為了完成國際優良公民精神的固有責任, 澳洲必須維持一項可靠的海外援助計畫。在一個全球增加經濟互相依存時期, 作為一個已開發國

註②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op. cit.*, p. 322.

註③ *Ibid.*, p. 323.

註④ Michael Colman, "A Turning Point for All Australians,"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0, 1993, p. 7.

註⑤ Gareth Evans, *op. cit.*, p. 13.

家和一個國際合作的強烈支持者，澳洲不能逃避它的國際義務。

(四)「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倡議者：澳洲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倡議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至今，已召開了第五屆會議。常設秘書處已設立在新加坡，此會議對促進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與投資聯繫功能彰顯。此外，澳洲總理基亭於去年九月訪問日本、新加坡時，倡議提昇 APEC 為亞太經濟共同體，舉行定期的領袖高峰會議，以推動本地區經濟合作與安全的對話。獲得日本、新加坡的支持。³³此外，美國也樂觀其成。因此，今年的美國西雅圖 APEC 就舉行了非正式的領袖高峰會議。

(五)作為亞太國家 (an Asia Pacific Nation)：澳洲自一九八三年工黨執政以來的歷任政府，都日益加強與亞太國家的外交貿易關係。並將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澳洲目前的十大出口市場中，有七個在亞洲。隨著外交重點轉移的進程，一股「亞洲熱」正在澳洲興起。首先是政府研究機構加強對亞太地區的研究與政策宣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隸屬澳洲外交貿易部的「東北亞地區副部長級常務委員會」，委托「東亞研究所」(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進行一項關於「九十年代的澳洲與東北亞：急速改變」(Australia and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Accelerating Change) 並提出政策建言。此項研究工作是繼續在過去部籍素教授 (Professor Ross Garnaut) 一九八九年的研究報告——「澳洲與東北亞之優勢」(Australia and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的架構下進行的。³⁴其目的是就當前與未來澳洲與東北亞地區的政經關係的發展做出評估，並知會澳洲政府進行一項政策宣導，俾便引起澳洲人民對東北亞地區的重視，進而促使政府、政黨、工商企業界、大眾傳播媒體、學界以及人民調整心態融入東北亞的經濟圈。

其次，在澳洲各大學裡，專門從事亞洲問題研究的機構已達四十一個，其中研究日本問題的有三十四個。學習亞洲國家語言的澳洲學生越來越多，僅學日語的就有大約十萬人。從經濟或政治角度探討澳亞關係前景的研討會接連不斷。³⁵再次，總理對亞太各國的睦鄰訪問政策。基亭總理自一九九一年底就任總理以來，已陸續訪問了印尼(一九九二年四月)、日本、新加坡、柬埔寨(一九九二年九月)、紐西蘭(一九九三年五月)、南韓與中國大陸(一九九三年六月)。此外，派外貿部長庫克(Peter Cook)訪問中華民國(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等等，這種姿態無疑地傳達了澳洲政府積極「面向亞洲」(looking toward Asia) 的訊息。在經貿重點轉移的同時，澳洲企圖在亞太事務中尋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

³³ *Parliamentary Debates*, 14: 1992, 14 October 1992, p. 2003.

³⁴ 參見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Australia and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Accelerating Chang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2); Ross Garnaut, *Australi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9).

³⁵ 洪鑣德，「澳洲人徘徊在歐亞門檻」，信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十一版。史宗星，「澳大利亞：融進亞洲」，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六版。

五、結 論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經格局的急劇變化，儘管澳洲社會是以歐洲移民為主體，人們的觀念卻因國際政治經濟現實而不斷調整。澳洲的世界觀是務實、相互依存、多邊體系，而不崇尚意識形態。澳洲的外貿政策的調整秉持精確地辨認可感知的國家利益，調動一切國家資源追求這些利益，減少國內外的制約因素，調整戰略，決定國家利益的優先秩序以及達成它們的現實機會。

澳洲外貿政策取向一直都是聯盟取向。祇是此同盟的態度是由過去的被動受邀，轉為主動出擊的方式，倡議建構利己利人的聯盟。過去倡議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已順利召開了五屆會議。此會議對促進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與投資聯繫功能彰顯。近來，澳洲總理基亭又倡議提昇 APEC 為亞太經濟共同體，舉行定期的領袖高峰會議，以推動本地區經濟合作與安全的對話，又獲得成員國的支持。

澳洲的外貿政策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一股「亞洲熱」正在澳洲興起。九〇年代的澳洲外交政策的主要議題是貿易問題及澳洲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及脫離與歐洲及美國的密切關係。而東北亞更將成為澳洲在整個九十年代外交和經濟關係中優先考慮的對象，俾便分享亞太地區的經貿成長的利益。東北亞地區的出口占澳洲商品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輸入自該地區的產品幾乎占澳洲進口產品的百分之三十。光是日本就幾乎占澳洲出口產品的百分之三十和進口的百分之二十。東北亞也是旅遊觀光（占百分之二十七）、投資（占累計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以及商業移民的主要來源，並且是獨一無二的最重要的教育輸出市場。與之相較，美國和歐體分別占澳洲出口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二以及進口的百分之二十四和二十二。來自美國的旅遊觀光者剛剛超過百分之十，而來自歐體的百分之二十。在投資累計總額中，美國占百分之十八，歐體占百分之二十五。

澳洲在多邊貿易的範圍裡投注了很大的心力，對澳洲而言，一個堅強的多邊貿易體系是非常好的體系。澳洲外交政策有個重要的目標，就是多邊貿易談判的「烏拉圭回合」能有一個成功的結果。澳洲藉著積極全面參與關貿總協定，尋求在多邊貿易談判回合中增加它的影響力。因此，一個自由的多邊貿易體系適合所有國家的利益，對澳洲的未來尤為重要。

（本論文能順利完稿，感謝澳大利亞工商辦事處所提供的研究資料，更感謝經濟事務組同仁提供交換意見的機會，文責概由作者負責）。